

明
史

四
三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總裁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太師張璠等奉

敕修

周新

李昌祺

蕭省身

陳士啟

應履平

林碩

況鍾

朱勝

陳本深

羅以禮
趙泰

莫

愚

彭勗

孫鼎

夏時

黃潤玉

楊瓚

王懋
趙亮

葉

錫

劉實

陳選

夏寅

陳壯

張昺

宋端儀

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爲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諸生貢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以善決獄稱成祖卽位改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戚震懼目爲冷面寒鐵京師中至以其名怖小兒輒皆奔匿巡按福建奏請都司衛所不得凌府州縣府衛官相見均禮武人爲之戢改按北京時令吏民罪徒流者耕北京閒田監禁詳擬往復待報多瘐死新請從北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遣以免淹滯從之且命畿內罪人

應決者許收贖帝知新所奏無不允還朝卽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寃民繫久聞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初新入境羣蚋迎馬頭跡得死人榛中身繫小木印新驗印知死者故布商密令廣市布視印文合者捕鞠之盡獲諸盜一日視事旋風吹葉墜案前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新意僧殺人發樹果見婦人屍鞠實磔僧一商暮歸恐遇劫藏金叢祠石下歸以語其妻旦往求金不得訴於新新召商妻訊之果商妻有所私商驟歸所私尚匿妻所聞商語夜取之妻與所私皆論死其他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新微服行

部忤縣令令欲拷治之聞廉使且至繫之獄新從獄中
詢諸囚得令貪污狀告獄吏曰我按察使也令驚謝罪
劾罷之永樂十年浙西大水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新
奏之夏原吉爲居任解帝命覆視得蠲振如新言嘉興
賊倪弘三劫旁郡黨數千人累敗官軍新督兵捕之列
木柵諸港汊賊陸走追躡之桃源繫以獻當是時周廉
使名聞天下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戶緝事浙江攫賄
作威福新欲按治之遁去頃之新齎文冊入京遇千戶
涿州捕繫州獄脫走訴於綱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新
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旣至伏陛前抗聲

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禽奸惡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帝嘆曰嶺外乃有此人枉殺之矣後帝若見人緋衣立日中曰臣周新已爲神爲陛下治奸貪吏云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妻有節操新未遇時縫紉自給及貴偶赴同官妻內譙荆布如田家婦諸婦慚盡易其衣飾新死無子妻歸貧甚廣東巡撫楊信民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一人可使其夫人終日餒耶時時賙給之妻死浙人仕廣東者皆會葬

李昌祺名禎以字行廬陵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僻書疑事人多就質擢禮部郎中遷廣西左布政使坐事謫役尋宥還洪熙元年起故官河南與右布政使蕭省身繩豪猾去貪殘疏滯舉廢救災恤貧數月政化大行憂歸宣宗己命侍郎魏源代而是時河南大旱廷臣以昌祺廉潔寬厚河南民懷之請起昌祺命奪喪赴官撫恤甚至正統改元上書言三事皆報可四年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屏跡不入公府故廬栽蔽風雨伏臘不充景泰二年卒蕭省身泰和人與昌祺同舉進士洪熙元年布政考滿當給誥命奏父年八十餘

願以給父帝嘉而許之後遂爲例居河南十二年治行與昌祺等

陳士啟名雷以字行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擢禮部郎中尚書呂震險忮屬吏皆憚之承奉唯謹士啟獨不少徇十二年三月吏部言布按二司多缺官帝曰布政按察吾方岳臣方數千里地懸數人手其簡廷臣賢能者分別用之於是諸曹郎給事中出爲監司者二十餘人而士啟得山東右參政盡心吏事不爲察察名督徭賦不峻期約青州饑疏請振之粟使至而饑民倍士啟復上疏先出粟予民謂使者曰有罪吾獨任廷

議竟從之坐唐賽兒亂下獄數月釋還職高煦謀不軌士啟自青州暮馳歸語三司密聞於朝高煦既執從薛祿張本錄餘黨撫安人民事竣命清理山東軍籍宣德六年卒於官

應履平奉化人建文二年進士授德化知縣歷官吏部郎中出爲常德知府宣宗初擢貴州按察使所至祛除奸蠹數論時政舊制都督府遣使於外必領內勘合下都司不敢輒下衛至是軍府浸橫使者挾關文四馳歷諸衛駿軍伍宣德七年履平抗疏言勘合之設所以防詐僞今右軍府遣發至黔者不遵故事小人憑勢橫求

詐冒何從省宣宗善其言都督陳政引罪帝令諸司永
守之軍府爲之戢山雲鎮廣西以備蠻歲調貴州軍萬
人春秋更代還多逃亡則取原衛軍以補不逐逃者履
平奏貴州四境皆苗蠻軍伍虛有急孰與戰守今衛軍
逃於廣西而以在衛者補不數年貴州軍伍盡空邊釁
且起帝乃命雲嚴責廣西諸衛追還逃軍俟足用卽遣
歸罷貴州戍卒雲名將鎮粵有功輕履平書生正統元
年履平劾雲弄權擅作威福帝令雲自陳雲大驚引罪
帝宥之明年上書言四事一鎮遠六府自湖廣改屬貴
州當食川鹽去蜀道遠仍食淮鹽爲便一軍衛糧支於

重慶舟楫不通易就輕賫多耗費請以鎮遠秋糧輪湖
廣者就近支給一停黎平諸府歲辦黃白蠟一貴州初
開三司月俸止一石今糧漸充裕請增給竝從之時方
面以公事行部者例不給驛履平言僦車舟必擾民請
給驛便又以軍伍不足請令衛所官旂犯雜死及徒流
者俱送鎮將立功期滿還伍邊軍犯盜及土官民與官
旂罪輕者入粟缺儲所贖罪竝從之三年遷雲南左布
政使時麓川用兵屢奏勞績八年致仕歸

林碩字懋弘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出按山東
宣德初按浙江爲治嚴肅就擢按察使千戶湯某結中

官裴可烈爲奸利碩將繩以法中官誣碩毀詔書被逮碩叩頭言臣前爲御史官七品今擢按察使官三品日夜淬勵思報上恩小人不便欲去臣唯陛下裁察帝動容曰朕固未之信召汝面訊耳立釋碩復其官敕責可烈碩在浙久人懷其惠正統三年誤引赦例出人死僉事耿定劾之逮訊輸贖還職其冬遷廣東布政使未及任而卒其後寧波知府鄭珞劾可烈不法可烈竟罷去況鍾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書呂震奇其才薦授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帝以郡守多不稱職會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

補之鍾用尚書蹇義胡濙等薦擢知蘇州賜敕以遣之
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爲奸利最號難治鍾乘傳至
府初視事羣吏環立請判牒鍾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
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闇易欺越三日召詰之曰前
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強我行若輩舞文久罪
當死立捶殺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
皆奉法鍾乃蠲煩苛立條敎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
清軍御史李立勾軍暴同知張徽承風指動以酷刑抑
配平人鍾疏免百六十人役止終本身者千二百四十
人屬縣逋賦四年凡七百六十餘萬石鍾請量折以鈔

爲部議所格然自是頗蠲減又言近奉詔募人佃官民
荒田官田準民田起科無人種者除賦額崑山諸縣民
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遺官田
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他官
田沒海者賦額猶存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秋
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
千餘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有畝徵
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洪永間令出馬役於北方諸
驛前後四百餘匹期三歲遣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死
則補未有休時工部征三梭濶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

止百匹而蘇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處置帝悉報許當是時屢詔減蘇松重賦鍾與巡撫周忱悉心計畫奏免七十餘萬石凡忱所行善政鍾皆協力成之所積濟農倉粟歲數十萬石振荒之外以代民間雜辦及逋租其爲政纖悉周密嘗置二簿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關勘合簿防出納奸僞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理需求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強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先是中使織造採辦及購花木禽鳥者踵至郡佐以下動遭笞縛而衛所將卒時凌虐小民鍾在斂跡不敢肆雖上官及他省吏過其地者咸心憚之鍾雖

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單門寒士多見振瞻有鄒亮者獻詩於鍾鍾欲薦之或爲匿名書毀亮鍾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奏之朝召授吏刑二部司務遷御史初鍾爲吏時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爲吏部司務遇鍾有恩至是鍾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籍是報公耳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干人兩賢之鍾嘗丁母憂郡民詣闕乞留詔起復正統六年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詔進正三品俸仍視府事明年十二月卒於官吏民聚哭爲立祠鍾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莫

能及鍾之後李從智朱勝相繼知蘇州咸奉敕從事然
敕書委寄不如鍾矣李從智宜賓人朱勝金華人勝廉
靜精敏下不能欺嘗曰吏貪吾不多受牒隸貪吾不行
杖獄卒貪吾不繫囚由是公庭清肅民安而化之居七
年超遷江南左布政使初與鍾同薦者戶部郎中羅以
禮知西安兵部郎中趙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
州戶部員外郎邵旻知武昌刑部員外郎馬儀知杭州
陳本深知吉安御史陳鼎知建昌何文淵知溫州皆賜
敕乘傳行

陳本深字有源鄞人永樂初由鄉舉入國子監授刑部

主事善發奸畿內盜殺人亡匿有司繫無辜十八人於
獄本深以計獲盜十八人皆免遷員外郎與況鍾等同
受敕爲知府本深知吉安吉安多豪強好訐訟巨猾彭
搏等十九人橫閭里本深遣人與相結爲具召與飲伏
壯士後堂拉殺之皆曳其屍以出一府大驚樂安大盜
曾子良據大盤山衆萬餘本深設伏大破之斬子良本
深爲政舉大綱不屑苛細大猾旣殲府中無事晨起鼓
而升堂吏無所白輒鼓而休間有所訟呼至榻前析曲
直遣之亦不受狀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往白
久之民恥爭訟尤折節士人飾治學宮奏新先儒歐陽

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祠廟正統六年
滿九載當遷郡人乞留詔予正三品俸廨前民嫁女本
深聞鼓樂聲笑曰吾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
耶遂請老前後守吉安十八年旣去郡人肖像祀之羅
以禮桂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由郎中知西安府遭喪
補紹興再以喪去代者不稱職部民追思乞以禮於朝
詔起復視事歲滿進秩復任已移知建昌所至皆有惠
愛歷三郡凡二十七年乃致仕莫愚臨桂人由鄉舉以
郎中出知常州奏請減宜興歲進茶數禁公差官凌虐
有司嚴核上官薦劾之實皆報可郡民陳思保年十二

世業漁其父兄行劫思保在舟中有司以爲從論當斬
愚疏言小兒依其父兄非爲從比令全家舟居將舉家
坐耶宣宗命釋之謂廷臣曰爲守能言此可謂有仁心
矣正統六年秩滿郡民乞留巡撫周忱以聞詔進二階
復任與愚同時爲同知者潞城趙泰字熙和由鄉舉入
國子監歷事都察院授常州同知濬孟瀆得勝二河作
魏村閘周忱況鍾議減蘇州重糧泰亦檢常州官田租
請竝減之遷工部郎中命塞東昌決河忱薦爲協同都
運益勤其職亡何疾卒

彭易字祖期永豐人七歲入佛寺不拜僧強之叱曰彼

不衣冠而袒跣何拜爲永樂十三年舉進士親老乞
遊地以養除南雄府教授學舍後有祠數現光怪學官第
子率禱祀最撤而焚之滿考補建寧教授副使王增有
疾醫者許宗道誣諸生游亨魘魅以舍旁童五郎祠爲
徵增怒寘亨家七人重罪下近祠居民獄四百家最抗
論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
志中增愕索圖經證之大慚悔事得解建寧朱子故宅
有祠無祭最疏請春秋祭蠲子孫徭又勸尊賢堂祀胡
安國蔡沈真德秀諸生翕然嚮學正統元年以楊士奇
薦召授御史時初設提學官命督南畿學校詳立教條

士風大振疏言國朝祠祭載在禮官修齋起梁武帝設醮起宋徽宗宜一切除之禁立庵院罷給僧尼度牒又言真定保定山東民逃鳳陽潁州以萬計皆守令匿災暴斂所致乞厚軫恤守令課績宜以戶口增耗爲殿最又請設南京諸衛武學皆報可所至葺治先賢墳祠母憂歸以孫鼎代勗起復改吏部考功郎中出爲山東副使土木之變數言兵事以直不容於時致仕歸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舉人歷松江教授正統八年楊溥薦爲御史董南畿學政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行部不令人知單輿猝至諸生謁輒閉門試之卽日定甲乙諸

生試歸榜已揭通衢請託者無所措手通州旱饑奏蠲糧三千四百餘石英宗北狩鼎試罷謂諸生曰故事當簪花宴今臣子枕戈之秋不敢陷諸君不義設茗飲步送諸門旣而詣闕上書請隨所用效死不報未幾以親老致仕知府張瑄疏言鼎孝追曾閔學繼朱程宜起居論思之職帝不允天順元年卒於家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洪熙元年議改鈔法時力言其擾市肆無裨國用疏留中鈔果大沮民多犯禁議竟寢帝思時言命侍皇太子祀孝陵所過有災傷輒白太子發粟以振留署南京戶

科宣德初一日三上封事稱旨命署尚寶司兼理吏禮
兵刑四科視七篆無留事命覈後湖黃冊陳便宜十四
事邵徐濟寧臨清武清旱以時請遣官振之尋擢江西
僉事正統三年奏今守令多刻刑無辜傷和干紀乞令
御史按察司官遍閱罪囚釋冤滯逮按枉法官吏從之
遷參議七年奏恤民六事多議行十二年以大臣薦超
擢廣西左布政使前後所上又十餘疏雖不盡用天下
壯其敢言年未七十致仕歸卒其爲僉事時進知州柯
暹所撰教民條約及均徭冊式刊爲令人皆便之時爲
人廉潔好義親歿廬墓有異徵歿而鄉人祀之名其祠

日孝廉

黃潤玉字孟清鄞人五歲侍母疾夜不就寢十歲適見遺金不拾永樂初徙南方富民實北京潤玉請代父行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其言許之十八年舉順天鄉試授建昌府學訓導父喪除改官南昌宣德中用薦擢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廣斥兩司以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正統初詔推舉提學官以楊士奇薦擢廣西僉事提督學政時寇起軍興有都指揮妄掠子女萬餘口潤玉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至數百人亦爲辨釋南丹衛處萬山中戍卒冒瘴多死爲

奏徙夷曠地毋憂歸起官湖廣論罷巡撫李實親故二人實憤奏潤玉不諳刑律坐謫含山知縣以年老歸歸二十年年八十有九卒學者稱南山先生

楊瓚蠡縣人永樂末進士知趙城縣課績爲山西最超擢鳳陽知府正統十年大計天下羣吏始命舉治行卓異者瓚及王懋葉錫趙亮等與焉鳳陽帝鄉勛臣及諸將子孫多犯令瓚請立戶稽出入由是始遵約束瓚言民間子弟可造者多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考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由瓚議始擢浙江右布政使與鎮守侍郎孫原貞共平陶得二之亂景泰二

年瓚以湖州諸府官田賦重請均之民田賦輕者而嚴
禁詭寄之弊詔與原貞督之田賦稱平久之卒官王懋
修武人永樂末進士爲海豐知縣後超擢西安知府亦
有聲葉錫永嘉人宣德五年進士爲吳縣知縣舉卓異
遷奸民訐於朝將逮繫吳人羣詣闕頌錫乃令視事如
故抵誣者罪尋擢寧國知府而趙亮爲慶雲典史亦在
舉中同被宴賚時人以爲榮秩滿擢知本縣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舉進士居三年選庶吉
士正統初授金華府通判仍歲荒旱請蠲租且贖還饑
民子女義門鄭氏族大不能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

郵傳困甚亦以實言獲免母喪歸廬墓三載起順天府
治中景泰時侍臣薦其文學召修宋元通鑑綱目實爲
人耿介意所不可雖達官貴人不稍遜然頗自是見同
曹所纂不當輒大笑聲徹廷陞人亦以此忌之天順初
還原任四年擢知南雄府商稅巨萬舊皆人守橐實無
所私中官至南雄人譖言府僚參謁留實折辱之民競
前擁之出中官慚將召謝之實不往中官去至韶州聞
韶人言南雄守且訟於朝矣懼馳奏誣實毀敕大不敬
逮下詔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官三十年未嘗以妻子
自隨食麤衣敝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困之以是忤朝

使帝覽書意稍解且釋之而實竟瘐死實苦節自持政務紛還未嘗廢書士大夫重其學行其歿也南雄人哀而祠之孫丙自有傳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韜宣德五年進士爲御史出按四川黜貪獎廉雪死囚四十餘人正統末大軍征鄧茂七往撫其民釋被誣爲賊者千餘家都指揮蔣貴要所部賄都督范雄病不能治軍皆劾罷之歷廣東右參政福建右布政使廣東值黃蕭養亂後而福建亦寇盜甫息員韜所至拊循教養得士民心選自幼端慤寡言笑以聖賢自期天順四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授御史巡

按江西盡黜貪殘吏時人語曰前有韓雍後有陳選廣
寇流入贛州奏聞不待報遣兵平之憲宗卽位嘗劾尚
書馬昂侍郎吳復鴻臚卿齊政救修撰羅倫學士倪謙
錢溥言雖不盡行一時憚其風采已督學南畿頒冠婚
祭射儀於學宮令諸生以時肄之作小學集註以教諸
生按部常止宿學宮夜巡兩廡察諸生誦讀除試牘糊
名之陋曰已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成化六年遷河南副
使尋改督學政立教如南畿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皆
拜謁選獨長揖直問何官選曰提學副使直曰大於都
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忝人師不敢自謬

辱選詞氣嚴正而諸生亦羣集署外直氣懾奸語遺之
久之進按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
爲空治尚簡易獨於賊吏無所假然受賂百金以上者
坐六七銀而止或問之曰奸人惜財亦惜命若盡孽所
賂以貨要人卽法撓矣歷廣東左右布政使肇慶大水
不待報輒發粟振之二十一年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
官韋眷奏乞均徭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
命與其半眷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刺使
臣欲入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賄將許之選立逐之去撒
馬兒罕使者自甘肅貢獅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欲

往滿喇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國帝納其言而眷憾選甚先是番禺知縣高瑤沒眷通番資鉅萬選移檄獎之且聞於朝至是眷誣奏選瑤朋比爲貪墨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訊之選有所黜吏張褰眷意其怨選引令誣証選褰堅不從執褰拷掠無異辭行同愛畏眷竟坐選如眷奏與瑤俱被徵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病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年五十八編修張元禎爲選治喪殮之褰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臣聞口能鑠金毀足銷骨竊見故罪人選抱孤忠子處羣邪之中獨立衆

憎之地太監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厲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怯勢養奸致眷橫行胸臆穢蠹清流勘官行頤指煅煉竟無左証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意臣憾選厚賂噉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嚇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爲夏姬詬伯夷爲莊躋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

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振志在
救民非有他也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嬰疾而
殂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
毒一至於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
良銜屈而爲聖朝累也不報員韜父子皆持操甚潔而
員韜量能容物選務克己因自號克菴遇物亦稍峻人
謂員韜德性四時皆備選得其秋焉嘗割田百四十畝
贍其族人暨卒族人以選子戴貧還之戴不可而止弘
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選寃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
祿卿諡忠愍

夏寅字正夫松江華亭人正統十三年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力學爲文以宏奧稱進郎中成化元年考滿入都上言徐州旱澇民不聊生饑餒切身必爲盜賊乞特遣大臣鎮撫蠲租發廩沿途貢船丁夫不足役及老稚而所載官物僅一箱餘皆私齎乞嚴禁絕淮徐濟寧軍士赴京操練然其地實南北要衝宜各設文武官鎮守訓兵屯田常使兩京聲勢聯絡倉猝可以制變章下所司行之唯不設文武官遷江西副使提督學校其教務先德行進浙江右參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寅檄招之衆皆解散久之進山東右布政使弘治初致仕歸

寅清直無黨援嘗語人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舉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世傳爲名言

陳壯字直大其先浙江山陰人祖坐事謫戍交趾後調京衛遂家焉壯舉天順八年進士授南京御史編修章懋等建言得罪抗疏救之帝遣中官采花木復疏諫尚書陳翌請以馬豆代百官俸壯言飼馬之物不可養士大夫事乃寢壯家素窶常祿外一無所取父母歿廬墓側居喪一循古禮歷江西僉事致仕歸家居十餘年弘治中以尚書張悅薦起官福建居二年又乞致仕時倪岳爲吏部素賢之擢河南副使歲荒振饑民懷其惠僉

都御史林俊謝病舉以自代未及遷而壯又乞致仕巡撫孫需奏留之又二年竟致仕去

張昺字仲明慈谿人都御史楷孫也舉成化八年進士授鉛山知縣性剛明善治獄有嫁女者及壻門而失女互以訟於官不能決昺行邑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民言樹有神巢其巔昺不聽率衆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昺叱之忽不見比伐樹血流出樹間昺怒手斧之卒仆其樹巢中墮二婦人言狂風吹至樓上其一卽前所嫁女也有巫能隱形淫人婦女昺執巫痛杖之無所苦已竝巫失去昺馳縛以歸印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

淫祠寡婦惟一子爲虎所噬訴於曷曷與婦期五日乃齋戒祀城隍神及期二虎伏庭下曷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曷射殺之以畀節婦一縣稱神鉛山俗婦人夫死輒嫁有病未死先受聘供湯藥者曷欲變其俗令寡婦皆具牒受判署二木曰羞嫁者跪之曰節不嫁者跪之民傳四妻祝誓死守舅姑給令跪羞木下曷判從之祝投後園池中死邑大旱曷夢婦人泣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往詰其狀及啟土貌如生曷哭之慟曰殺婦者吾也爲文以祭改葬焉天遂大雨諸異政多類此擢南京御史弘治元年

七月偕同官上言邇臺諫交章論事矣而扈蹕糾儀者不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旣舉矣而封章累進卒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將怠之漸也內倖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便辟是復啟寵倖之漸也外戚雖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漸也左道雖斥而符書尚揭於官禁番僧旋復於京師是異端復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千戶復除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啟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牛斗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時之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

以爲戒帝嘉納之先是昺以雷震孝陵柏樹與同官劾
大學士劉吉等十餘人給事中周紘亦與同官劾吉吉
銜之其冬昺紘奉命閱軍軍多缺伍兩人欲劾奏守備
中官蔣琮琮先事劾兩人章下內閣吉修隙擬黜之外
尚書王恕抗章曰不治失伍之罪而罪執法之臣何以
服天下再疏爭言官亦論救乃調昺南京通政司經歷
紘南京光祿寺署丞久之昺用薦遷四川僉事富豪殺
人屢以賄免御史檄昺治果得其情尋進副使守備中
官某將進術士周慧於朝昺禽慧論徙之極邊歲餘引
疾歸環堵蕭然擁經史自娛都御史王璟以振荒至餽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第三十一卷 列傳 三
昺百金堅拒不得受下戶饑民粟以答其意知縣丁洪
昺令鉛山所取士也旦夕候起居爲具蔬食昺曰吾誠
不自給奈何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烟屢絕處之澹如
及卒含斂不具洪爲經紀其喪

宋端儀字孔時莆田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
雲南缺提學官部議屬端儀吏先期洩之端儀曰啟事
未登已喧衆口人其謂我干乞乎力辭之已進主客員
外郎貢使以贄見悉却不納初在國學爲祭酒邱濬所
知及濬柄政未嘗一造其門廣東提學缺部以端儀名
上濬竟沮之濬卒始以按察僉事督廣東學校卒官端

儀慨建文朝忠臣湮沒乃搜輯遺事爲革除錄建文忠臣之有錄自端儀始也

贊曰明初重監司守牧之任尚書有出爲布政使而侍郎爲參政者監司之入爲卿貳者比比也守牧稱職增秩或至二品天順而後巡撫之寄專而監司守牧不得自展布重內輕外之勢成矣夫賦政於外於民最親李昌祺陳本深之屬靜以愛民況鍾張曷能於其職所謂承宣德化爲天子分憂者非耶周新陳選冤死爲可哀讀張褫書又以見公正之服人者至而直道之終不泯也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終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尹昌隆

耿通陳諤

戴綸林長懋

陳祚郭循

劉球子鉞鈺

陳鑑何觀

鍾同孟玘

章綸子元應

廖莊

倪敬盛景

楊瑄子源

尹昌隆字彥謙泰和人洪武中進士及第授修撰改監

察御史惠帝初卽位視朝晏昌隆疏諫曰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乃卽於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社稷福也帝曰昌隆言切直禮部其宣示天下使知朕過未幾以地震上言謫福寧知縣燕兵旣逼昌隆以北來奏章動引周公輔成王爲詞勸帝罷兵許王入朝設有蹉跌便舉位讓之若沈吟不斷進退失據將求爲丹徒布衣且不可得成祖入京師昌隆名在奸臣中以前奏貸死

命傳世子於北平永樂二年冊世子爲皇太子擢昌隆
左春坊左中允隨事匡諫太子甚重之解縉之黜同日
改昌隆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用事性刻忮當其獨處
精思以手指刮眉尾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
白事者昌隆前白事震怒不應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拂
衣起昌隆退白太子取令旨行之震大怒奏昌隆假托
宮僚陰欲樹結潛蓄無君心逮下獄尋遇赦復官父憂
起復謁震震溫言接之入理前奏復下錦衣衛獄籍其
家帝凡巡幸下詔獄者率輿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
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以王前奏昌隆爲長史坐

以同謀詔公卿雜問昌隆辯不已震折之獄具置極刑
死夷其族後震病且死號呼尹相言見昌隆守欲殺之
云

耿通齊東人洪武中舉於鄉授襄陽教授永樂初擢刑
科給事中歷左右給事剛直敢言嘗劾都御史陳瑛御
史袁綱覃玠朋比爲蒙蔽構陷無辜綱玠已下獄瑛長
官不宜獨宥又言驍騎諸衛倉壞工部侍郎陳壽不預
修糧至無所受多損耗病民工部尚書宋禮不卹下匠
役滿不卽遣歸多至失所瑛等皆被鐫責當是時給事
中敢言者通與陳諤舉朝憚其風采久之擢大理寺右

丞帝北巡太子監國漢王高煦謀奪嫡陰結帝左右爲
譏間宮僚多得罪者監國所行事率多更置通從容諫
帝太子事無大過誤可無更也數言之帝不悅十年秋
有言通受請托故出人罪者帝震怒命都察院會文武
大臣鞠之午門曰必殺通無赦羣臣如旨當通罪斬帝
曰失出細故耳通爲東宮關說壞祖法離間我父子不
可恕其置之極刑廷臣不敢爭竟論姦黨磔死陳諤字
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鄉舉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遇
事剛果彈劾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帝令餓之數日
奏對如故曰是天性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嘗言事忤

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已復忤
旨罰修象房貧不能僱役躬自操作適駕至問爲誰諤
匍匐前具道所以帝憐之命復官歷任順天府尹政尚
嚴鷲執政忌之出爲湖廣按察使改山西坐事落職仁
宗卽位遇赦當還故官帝以諤前在湖廣頗撫楚王紉
故謫海鹽知縣遷荆王長史爲王府所厭苦宣德三年
遷鎮江同知致仕歸卒

戴綸高密人永樂中自昌邑訓導擢禮科給事中與編
修林長懋俱侍皇太孫說書歷中允諭德仁宗卽位太
孫爲太子遷洗馬仍侍講讀始成祖命太孫習武事太

孫亦雅好之時出騎射綸與長懋以太孫春秋方富不宜荒學問而事游畋時時進諫綸又具疏爲帝言之他日太孫侍帝問宮臣相得者誰也太孫以綸對因出綸奏付之太孫由此怨綸長懋者莆田人以鄉薦歷青州教授擢編修仁宗初進中允爲人剛嚴累進直言與綸善宣宗卽位加恩宮僚擢綸兵部侍郎頃之復以諫獵忤旨命叅贊交趾軍務而長懋自南京來後至亦出爲鬱林知州無何坐怨望並逮至京下錦衣衛獄帝臨鞠之綸抗辯觸帝怒立箠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寺卿希文皆被繫而長懋在獄十年英宗立乃得釋

復其官還守鬱林有惠政其卒也州人立廟祀之

陳祚字永錫吳人永樂中進士擢河南叅議十五年與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並謫均州太和山佃戶躬耕力作處之晏然仁宗立詔選用遷謫諸臣祚在選中會帝崩不果用宣德二年命憲臣卽均州羣試之祚策第一試吏部復第一遂擢御史巡按福建方面大吏多被彈擊禁止和買閩人德之還奏白塔河上通邵伯湖下注大江蘇松舟楫多從往來淺狹湮塞請開濬從之轉漕果便尋出按江西時天下承平帝頗事遊獵玩好祚馳疏勸勤聖學其畧曰帝王之學

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舉
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真
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
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
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
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疎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
見疏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
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無書不讀也帝
意稍解下祚獄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繫者五年其
父竟瘐死其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內皇城修離宮

逮入面詰之循抗辯不屈亦下獄英宗立祚與循皆得
釋復官祚再按湖廣以奏遼王貴烺罪有所隱與巡撫
侍郎吳政逮至京下獄尋赦出時王振用事法務嚴峻
祚上言乃者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如侍郎吳璽誤舉主
事吳軌宜坐貢舉非其人律乃坐以奏事有規避律斬
及軌自經死獄官獄卒罪應遞減乃援不應爲重罪概
杖之一事如此餘可推矣天時不順災沴數見未必非
此帝是之以其章示法司尋改南京遷福建按察使僉
事有威惠神祠不載祀典者悉撤去久之以疾歸卒祚
天資嚴毅雖子弟罕接其言笑獨重里人邢量量博學

士隱於卜敝屋數椽或竟日不舉火祚數挾冊就質疑
往往至暮郭循字循初廬陵人居官有才譽旣復職進
郎中以尚書魏源薦擢廣東叅政有剿寇功景泰初卒
劉球字廷振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家居讀書十年
從學者甚衆授禮部主事胡濙薦侍經筵與修宣宗實
錄改翰林侍講從弟玘知莆田遺一夏布球封還貽書
戒之正統六年帝以王振言大舉征麓川球上疏曰帝
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
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
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卽罷兵

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爲誅爲舍無繫輕重璽書原其罪累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况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爲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於瓦剌終爲邊患及其未卽騷動正宜以時防禦廼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

爲禦臣竊以爲宜慎防遏如周漢之於獫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章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八年五月雷震奉天殿球應詔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其畧曰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臣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已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

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權歸總於上
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故事
使權歸於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
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
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然未幾時又復其
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
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爲計勿輒繫庶
不乖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清慎習
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
其職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

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
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
臣分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徇喜怒
而有所輕重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敕增減輕重法司
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爲輕重民用多冤宜使
各舉其職至運磚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春秋
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
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况營作多完宜罷工以蘇其
力各處水旱有司旣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
宜令戶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麓川連年

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蔣貴遠
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禽以歸不過梟諸通衢而已緬
將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怒與之
則兩蠻坐大是減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跎兵事
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有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
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
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况思機發已嘗遣人來貢非無
悔過乞免之意若敕緬斬任發首來獻仍敕思機發盡
削四境之地分於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寧矣迤北
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爲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

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厥服役私家公武舉
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
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下廷議言球
所奏惟擇太常官宜從令吏部推舉修撰董璘遂乞改
官太常奉享祀事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
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素爲振腹心凡天文有變皆匿
不奏倚振勢爲姦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
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璘疏
上振遂指球同謀並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順深
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

頸斷體猶植遂支解之瘞獄戶下璘從旁竊血裙遺球
家後其子鉞求得一臂裹裙以殮順有子病久忽起將
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
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璘字德文高郵人有孝行獄
解遂歸不復出球死數年瓦刺果入寇英宗北狩振被
殺朝士立擊順斃之而德清自土木遁還下獄論斬尋
瘐死詔戮其屍景帝憐球忠贈翰林學士諡忠愍立祠
於鄉球二子長鉞次鈺皆篤學躬耕養母球旣得卹兄
弟乃出應舉先後成進士鉞廣東參政鈺雲南按察使
陳鑑字貞明高安人宣德二年進士授行人正統中擢

御史出按順天言京師風俗澆漓其故有五一事佛過甚二營喪破家三服食靡麗四優倡爲蠹五博塞成風章下禮部格不行改按貴州時麓川酋思任發子思機發遁孟養屢上書求宥罪通貢不許復大舉遠征兵連不解雲貴軍民疲敝苗乘機煽動閩浙間盜賊大起舉朝皆知其不可懲劉球禍無敢諫者十四年正月鑑抗疏言賊酋遠遁不爲邊患宜專責雲南守臣相機勦滅無遠勞禁旅王振怒欲困之改鑑雲南參議使赴騰衝招賊已復撫鑑爲巡按時嘗請改四川播州宣慰司隸貴州爲鑑罪令兵部劾之論死繫獄景帝嗣位乃得赦

尋授河南參議致仕歸卒自正統中劉球以忤王振寃死鑑繼下獄中外莫敢言事者數年至景帝時言路始開爭發憤上書有何觀者復以言得罪去觀以善書爲中書舍人景泰二年劾尚書王直輩正統時阿附權奸不宜在左右中貴見權奸語以爲侵已激帝怒下科道參議吏科毛玉主奏稿力詆觀林聰葉盛持之乃刪削奏上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不遷私憾吏部語帝怒下觀詔獄杖之謫九溪衛經歷

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父復宣德中進士及第歷官修撰與劉球善球上封事約與俱復妻勸止之球詣復

郎邀偕行復已他往妻從屏間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人爲球出歎曰彼乃謀及婦人遂獨上奏竟死居無何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爾曷若與劉君偕死同幼聞母言卽感奮思成父志嘗入吉安忠節祠見所祀歐陽修楊邦乂諸人歎曰死不入此非夫也景泰二年舉進士明年授御史懷獻太子旣薨中外望復沂王於東宮同與郎中章綸早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五年五月同因上疏論時政遂及復儲事其畧曰近得賊諜言也先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

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構惡狀戮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邊氛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

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
十漸卽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又言父有天下固
當傳之於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爲
上皇之子卽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
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儀建復儲位實
祖宗無疆之休又言陛下命將帥各陳方畧經旬踰時
互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
時尚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
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所舉者率多親舊
富厚之家卽長材屈抑孰肯爲言朝臣欺謾若此臣所

以撫膺流涕爲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帝不懌下
廷臣集議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請帝納其言
因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越數日章綸亦疏言復儲事遂
並下詔獄明年八月大理少卿廖莊亦以言沂王事予
杖左右言事由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之同竟死
時年三十二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
曰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
號數聲亦死英宗復位贈同大理左寺丞錄其子啓爲
國子生尋授咸寧知縣啓請父遺骸歸葬詔給舟車路
費成化中授次子越通政知事給同妻羅氏月廩尋賜

同諡恭愍從祀忠節祠與球聯位竟如同初志方同下
獄時有禮部郎孟玘者亦疏言復儲事帝不罪而進士
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玠獻議易儲不過爲逃死計
耳公等遽成之公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同
等又下獄矣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
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爲有膽當進
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玠閩人集常熟人也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
景泰初召爲儀制郎中綸見國家多故每慷慨論事嘗
上太平十六策反覆萬餘言也先旣議和請力圖修攘

以待其變中官興安請帝建大隆福寺成將臨幸綸具
疏諫河東鹽運判官濟南楊浩除官未行亦上章諫帝
卽罷幸浩後累官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綸又因災異請
求致變之由語頗切至五年五月鍾同上奏請復儲越
二日綸亦抗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謂內官不
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凡陰盛
之屬請悉禁罷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退朝後朝謁
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
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
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

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
或節旦率羣臣朝見延和門以展友于之情實天下之
至願也更請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之
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溢災沴自弭疏入
帝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
及鍾同下詔獄榜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
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明年杖
廖莊闕下因封杖就獄中杖綸同各百同竟死綸長繫
如故英宗復位郭登言綸與廖莊林聰左鼎倪敬等皆
直言忤時宜加旌擢帝乃立釋綸命內侍檢前疏不得

內侍從旁誦數語帝嗟歎再三擢禮部右侍郎綸既以大節爲帝所重而性亢直不能諧俗石亨貴倖招公卿飲綸辭不往又數與尚書楊善論事不合亨善共短綸乃調南京禮部就改吏部憲宗卽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寧自安陛下踐阼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三綱五常實原於此乞俟來春舉行議雖不從天下咸重其言成化元年兩淮饑奏救荒四事皆報可四年秋子元應以冒籍舉京闈給事中朱清御史楊智等因劾綸命侍郎葉盛勘之明年綸及僉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兩人議不協疏旣上綸復

獨奏給事中王讓不赴考察且言明剛愎自用已言多
不見從乞與明俱罷章並下盛等於是讓及下考諸臣
連章劾綸綸亦屢疏求罷帝不聽旣而盛等勘上元應
實冒籍帝宥綸而所奏他事亦悉不問未幾復轉禮部
溫州知府范奎被論調官綸言溫州臣鄉郡奎大得民
心解官之日士民三萬人哭泣攀轅留十八日乃得去
請還之以慰民望章下所司竟報寢綸性戇好直言不
爲當事者所喜爲侍郎二十年不得遷請老去久之卒
居數年其妻張氏上其奏稿且乞恩帝嘉歎贈南京禮
部尚書諡恭毅官一子鴻臚典簿元應後舉進士爲南

京給事中偕同官論陳鉞罪忤旨停俸孝宗嗣位上治本五事仕終廣東布政使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改庶吉士與知縣孔友諒等七人歷事六科英宗初授刑科給事中
正統二年御史元亮請如詔書蜀邊軍侵沒糧餉不允
按察使龔鏐亦請如詔書宥盜犯之未獲者法司亦寢
不行莊以詔書當信上章爭之五年詔京官出修荒政
兼徵民逋莊慮使者督趣困民請寬災傷州縣俟秋成
從之振荒陝西全活甚衆還奏寬卹九事多議行楊士
奇家人犯法偕同官論列或曰獨不爲楊公地乎曰正

所以爲楊公也八年命與御史張驥同署大理寺事踰月授左寺丞十一年遷南京大理少卿踰二年奸人陳珙者與所親賈福爭襲指揮職南京刑部侍郎齊韶納珙賄欲奪福官與之爲莊所駁韶捶福至死被逮珙亦誣莊俱徵下詔獄會韶他罪並發棄市莊乃得釋景泰五年七月上疏曰臣曩在朝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恩禮隆洽羣臣皆感歎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願時時朝見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畧治道歲時令節俾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則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心亦

安矣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歟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卽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入不報明年莊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詣東角門朝見帝憶莊前疏命廷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天順初召還時母喪未終復遭父喪特予祭葬命起復仍官南京天順五年就擢禮部右侍郎改刑部成化初召爲刑部左侍郎

逾年卒贈尚書諡恭敏莊性剛喜面折人過而實坦懷
無芥蒂不屑細謹好存謝賓客爲歡狎旣官法司或勸
稍屏謝往來遠嫌疑莊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
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卒之日無以爲斂衆哀錢助其
喪初景帝時英宗在南宮左右爲離間及懷憲太子薨
羣小恐沂王復立讒構愈甚故鍾同章綸與莊相繼力
言皆得罪然帝頗感悟六年七月辛巳刑科給事中徐
正請間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
副天下臣民仰戴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
王子育之宮中帝驚愕大怒立叱出之欲正其罪慮駭

明史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衆乃命謫遠任而帝怒未解已復得其淫穢事謫戍鐵嶺衛蓋帝雖怒同等所言過激而小人之言亦未遽聽也迨英宗復辟于謙王文以謀立外藩誅死其事遂不白云

倪敬字汝敬無錫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初畿輔饑命出視請蠲田租戶部持不可再疏爭竟得請巡按山西時有入粟補官令敬奏罷之戍將侵餉者悉按治豪猾斂迹再按福建時議將復銀冶敬未行抗疏論得寢既至奏罷諸司器物濫取於民者鎮守內臣戴細保貪橫敬列其罪以聞帝召細保還命敬捕治其黨

吏民相慶代還留家四月逮治尋復職六年七月以時
多災異偕同官吳江盛景江陰杜宥蕪湖黃讓安福羅
俊固始汪清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事
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櫛風沐
雨之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
作燕室營繕日增嬉遊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
同直言見忤幽錮踰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
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囚帝得疏不懌
下之禮部部臣稱其忠愛帝報聞然意終不釋未幾詔
都御史蕭維禎考察其屬諭令去之御史罷黜者十六

人而敬等預焉皆謫爲典史敬得廣西宜山英宗復辟詔皆授知縣乃以敬知祥符安遠侯柳溥器敬西征請以自隨改都督府都事踰年師還卒士類惜之盛杲等五人皆進士杲雋爽負氣嘗按廣東劾巡撫侍郎揭稽不職稽坐左遷杲後爲羅江知縣擢敘州知府並有禦寇功杜宥爲英德知縣鄰境多寇創立縣城嘗被圍糧盡宥死守不下夜縋死士焚其營賊始驚潰移韶州通判謝病歸黃讓知安岳遷中府都事以撻錦衣衛隸爲門達所譖戍廣西赦還復冠帶貧甚課耕自給羅俊嘗巡按四川有廉聲仕終南雄知府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剛直尚氣
節景帝不豫廷臣請立東宮帝不允瑄與同官錢璉樊
英等約疏爭會奪門事起乃已天順初印馬畿內至河
間民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
權狀帝語大學士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按
覈而命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之懼訴於帝請罪
之不許未幾亨西征還適彗星見十三道掌道御史張
鵬盛顒周斌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
邵銅鄭冕陶復及御史劉泰魏翰康驥將劾亨吉祥諸
違法事先一日給事中王鉉洩於亨亨與吉祥泣訴帝

誣鵬等爲已誅內官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爲永報讐
明日疏入帝大怒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
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詰
之曰彼帥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當
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
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於獄榜
掠備至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都御史耿九疇羅
綺主謀亦下獄論瑄鵬死餘遣戍亨等復譖諸言官帝
諭吏部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餘悉調外尚書王
翱列上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

詔以玘等爲州判官禎等爲知縣會大風震雷拔木發屋須臾大雨雹亨吉祥家大木俱折二人亦懼掌欽天監禮部侍郎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於是帝感悟成瑄鵬鐵嶺衛餘貶知縣泰翰驥三人復職而玘禎等亦得無調瑄鵬行半道適承天門災肆赦放還或謂當詣亨吉祥謝二人卒不往復謫成南丹憲宗卽位並還故官瑄尋遷浙江副使按行海道禁將校私縱戍卒修捍海塘築海鹽堤岸二千三百丈民得奠居爲副使十餘年政績卓然進按察使西湖水舊可溉諸縣田四十六萬頃時堙塞過半瑄請浚之設防置牐以

利權既功未就卒海鹽人祠祀之子源字本清幼習天文授五官監候正德元年劉瑾等亂政源上言自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不止大角天王之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靜今乃動搖其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意者陛下輕舉逸遊弋獵無度以致然也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第二曰天璇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不明第三曰天機不愛百姓驟興征徭則不明第四曰天權號令不當則不明伏願陛下祇畏天戒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畋罷騎射停工作申嚴號令毋輕出入抑遠寵倖

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日事講習克修厥德以弭災變
疏下禮部尚書張昇等稱源忠愛報聞迨十月霾霧時
作源言此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
將叛上引譬甚切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又上言自正
德二年來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
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
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
也又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
斬蘆荻覆之葬驛後楊氏父子以忠諫名天下爲士論
重而源小臣抗節尤人所難天啓初賜諡忠懷盛顒字

時望無錫人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王鑑太原人趙文博
代州人彭烈峽江人李人儀隆昌人邵銅閩縣人鄭冕
樂平人皆進士授御史顒降束鹿知縣斌江陰鑑膚施
文博淳化烈江浦人儀襄陽銅博羅冕衡山並有善政
束鹿徭役苦不均顒爲立九則法繼者莫能易母憂去
服除民相率詣闕乞還顒再任益不用鞭扑訟者諭之
輒叩頭不復辯鄰邑訟不決亦皆赴訴片言折之各心
厭去郊外有隙地爭來築室居之遂成市號爲清官店
斌在江陰有惠政民歌曰旱爲災周公禱之甘露來水
爲患周公禱之陰雨散天順七年先以薦擢開封知府

而顒等至憲宗嗣位所司以治行聞帝曰諸臣直諫爲
權倖所排又能稱職其悉予郡於是擢顒知邵武鑑延
安文博衛輝烈河南人儀荊州銅溫州冕衡州顒復以
任治劇調延平巡按御史上顒政績陝西湖廣守臣亦
上鑑人儀居縣時治行皆特賜封誥顒累遷陝西左布
政使時三邊多警歲復浣饑顒經畫餽餉無缺軍民悉
安成化十七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居二年山東旱饑盜
起改顒左副都御史往巡撫顒至露禱大雨霑漑稿禾
復蘇舉救荒之政旣振餘粟尚百餘萬石又推行九則
法於諸府黜暴除苛民甚德之居三年以老致仕弘治

明史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 三
中卒斌歷廣東右布政使初去江陰民立生祠及自開
封遷去民亦涕泣追送焉鑑初爲御史嘗於左順門面
斥中官非禮中官怒甚因考察屬都御史蕭維禎去之
維禎不可而止文博終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烈廣東
左布政使費廣等無考

贊曰直言敢諫之士激於事變奮不顧身獲罪固其所
甘心耳然觀尹昌隆死於呂震耿通陷於高煦劉球之
斃陳鑑之繫由於王振楊瑄之戍厄於石亨曹吉祥乃
至戴綸諫遊獵陳祚請勤學鍾同章綸廖莊倡復儲倪
敬等直言時事皆用賈禍忠臣之志抑而不伸亦可悲

夫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終

[illegible]

明史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李時勉

陳敬宗

劉鉉

薩琦

邢讓

李紹

林瀚

子庭楫孫嫌

庭機

謝鐸

魯鐸

趙永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誦讀不已中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與修太祖實錄授刑部主事復與重修實錄書成改

翰林侍讀性剛鯁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條上時務十五事成祖決計都北京時方招徠遠人而時勉言營建之非及遠國入貢人不宜使羣居輦下忤帝意已觀其他說多中時病抵之地復取視者再卒多施行尋被讒下獄歲餘得釋楊榮薦復職洪熙元年復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改交趾道御史命日慮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泣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大漸謂夏原吉曰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

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宣宗卽位已踰年或言時勉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鞠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卽縛斬西市毋入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帝遙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官侍讀比王指揮詣獄還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宣德五年修成祖實錄成遷侍讀

學士帝幸史館撒金錢賜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
帝乃出餘錢賜之正統三年以宣宗實錄成進學士掌
院事兼經筵官六年代貝泰爲祭酒八年乞致仕不允
初時勉請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
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爇倫堂樹旁枝振遂
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
並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
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方盛暑枷三
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
章願以身代諸生圍集朝門呼聲徹殿庭振聞諸生不

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慚助教李繼請解
於會昌侯孫忠忠皇太后父也忠生日太后使人賜忠
家忠附奏太后太后爲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釋之繼
不拘檢柙時勉嘗規切之繼不能盡用然心感時勉言
至是竟得其助大用豐潤人樸魯初不爲六館所知及
是名動京師明年中鄉試官至戶部主事九年帝視學
時勉進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悅賜予有加連疏乞致仕
不允十二年春乃得請朝臣及國子生餞都門外者幾
三千人或遠送至登舟候舟發乃去英宗北狩時勉日
夜悲慟遣其孫驥詣闕上書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

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讐雪恥景泰元年得旨褒答而時勉卒矣年七十七諡文毅成化五年以其孫頤請改諡忠文贈禮部侍郎時勉爲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葬者節省餐錢爲贍給督令讀書燈火達旦吟誦聲不絕人才盛於昔時始太祖以宋訥爲祭酒最有名其後寧化張顯宗申明學規人比之訥而胡儼當成祖之世尤稱人師然以直節重望爲士類所依歸者莫如時勉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

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
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
去人稱爲太平盛事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
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授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
四書大全再修太祖實錄授翰林侍講內艱歸宣德元
年起修兩朝實錄明年轉南京國子監司業帝諭之曰
侍講清華之選司業師儒之席位雖不崇任則重矣九
年秩滿遷祭酒正統三年上書言舊制諸生以在監久
近送諸司歷事比來有因事予告者遷延累歲至撥送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四
之期始赴實長奸情請以肄業多寡爲次第又近有願就雜職之例士風卑陋誠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稍失容卽令待罪堂下僚屬憚其嚴誣以他事訟之法司周忱與敬宗善曰盍具疏自理爲屬草辭稍遷就敬宗驚曰得無誑君耶不果上事亦竟白滿考入京師王振欲見之令忱道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振知不可屈乃貽之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冀其來謝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

不往見王直爲吏部尚書從容謂曰先生官司處久將
薦公爲司寇敬宗曰公知我者今與天下英才終日論
議顧不樂耶性善飲酒至數斗不亂裏城伯李隆守備
南京每留飲聲伎滿左右竟日舉杯未嘗一盼其嚴重
如此十二年冬乞休不允景泰元年九月與尚書魏驥
同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天
順三年五月卒年八十三後贈禮部侍郎諡文定初敬
宗與李時勉同在翰林袁忠徹嘗相之曳二人並列曰
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敬宗儀觀魁梧時勉貌稍褻後二
人同時爲兩京祭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嚴終明世

稱賢祭酒者曰南陳北李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生彌月而孤及長封廩療母疾母卒哀毀以孝聞永樂中用善書徵入翰林舉順天鄉試授中書舍人宣德時預修成祖仁宗實錄遷兵部主事仍供事內廷正統中再修宣宗實錄進侍講以學士曹鼐等薦與修撰王振教習庶吉士景帝立進侍講學士直經筵三年以高穀薦遷國子祭酒時以國計不足放遣諸生不願歸者停其月廩鉉言養才國家急務今倉廩尚盈奈何斬此遂得復給又令甄別六館生年老耄寢學藝疎淺者斥爲民鉉言諸生荷教澤久豈無片長

况離親戚棄墳墓艱苦備至一旦被斥非朝廷育才意
乞揀年貌衰而有學者量授之官帝可其奏尋以母喪
歸服闋赴都陳詢已爲祭酒帝重鉉命與詢並任天順
初改少詹事侍東宮講讀明年十月卒帝及太子皆賜
祭賻贈有加憲宗立贈禮部侍郎諡文恭鉉性介特言
行不苟教庶吉士及課國子生規條嚴整讀書至老彌
篤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瀕行閱其衣篋比還篋如故
乃喜曰無玷吾門矣瀚官終副使能守父訓薩琦字廷
珪其先西域人後著籍閩縣舉宣德五年進士歷官禮
部侍郎兼少詹事天順元年卒琦有文德狷潔不苟合

名行與鉉相頡頏云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年十八舉於鄉入國子監爲李時勉所器與劉翊齊名登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景泰元年李實自瓦剌還請再遣使迎上皇景帝不許讓疏曰上皇於陛下有君之義有兄之恩安得而不迎且令寇假大義以問我其何辭以應若從羣臣請仍命實齎敕以往且述迎復之指雖上皇還否未可必而陛下恩義之篤昭然於天下萬一迎而不許則我得責直於彼以興問罪之師不亦善乎疏入帝委曲諭解之天順末父憂歸未終喪起修英宗實錄進修撰成化

二年超遷國子祭酒慈懿太后崩議祔廟禮讓率僚屬疏諫兩京國學教官例不得遷擢讓等以爲言由科目者滿考得銓敘讓在太學亦力以師道自任修辟雍通志督諸生誦小學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時以此見稱而謗者亦衆爲人負才狹中意所輕重輒形於詞色名位相軋者多忌之五年擢禮部右侍郎越二年以在國子監用會饌錢事與後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典籍王允等俱得罪坐死諸生訴闕下請代復詔廷臣雜治卒坐死贖爲民鑑旣得罪吏部尚書姚夔請起致仕禮部侍郎李紹爲祭酒馳召之而紹已卒紹字克述安福人宣

德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大學士楊士奇臥病英宗遣使詢人才士奇舉紹等五人以對土木之敗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徙紹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爲卒不遣累遷翰林學士以李賢王翱薦擢禮部侍郎成化二年以疾求解職紹好學問居官剛正有器局能獎掖後進其卒也帝深惜之

林瀚字亨大閩人父元美永樂末進士撫州知府瀚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再遷諭德請急歸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充經筵講官稍遷國子監祭酒進禮部右侍郎掌監事如故典國學垂十年饌銀歲以百

數計悉貯之官以次營立署舍師儒免僦居由瀚始歷吏部左右侍郎十三年拜南京吏部尚書以災異率羣僚陳十二事御史王獻臣自遼東逮下詔獄儒士孫伯堅等夤緣爲中書舍人瀚疏爭忤旨乞罷不許已奏請重根本曰保固南京曰佑啓皇儲曰撫綏百姓曰增進賢才正德元年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去位言官邱俊石介等薦瀚帝用侍郎焦芳乃改瀚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命未至瀚引疾乞休因陳養正心崇正道務正學親正人四事優詔慰留時災異數見瀚及南京諸臣條時政十二事語涉近倖多格不行瀚素剛方與守備中官

不合他內臣進貢道其地者瀚每裁抑之遂交譖於劉瑾會劉健謝遷罷政瀚聞太息言官戴銑等以留健遷被徵瀚獨贐送瑾聞益恨明年二月假銑等獄詞謫瀚浙江參政致仕旋指爲奸黨瑾誅復官致仕予月廩歲隸如故事尋命有司歲時存問瀚爲人謙厚而自守介然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安子九人庭梈庭機最顯庭梈字利瞻瀚次子也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歷職方郎中吏部尚書張綏欲改爲御史固謝之乃以爲蘇州知府頻歲大水疏請停織造罷繁征割關課備振再上始報可遷雲南左參政正德九年以父老

乞侍養時子炫已成進士官禮部主事亦謁假歸三世
一堂鄉人稱盛事嘉靖初父憂服闋起官江西歷湖廣
左右布政使舉治行卓異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
府歷工部右侍郎應詔言郊壇大工南城西苑相繼興
作請以儉約先天下又因災傷乞撤還採木燒造諸使
進左拜尚書加太子太保時帝方大興土木功庭梲所
規畫多稱意會詔建沙河行宮庭梲議加天下田賦爲
御史桑喬給事中管見所劾乞罷歸卒贈少保諡康懿
炫終通政司參議庭機字利仁瀚季子也嘉靖十四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遷司業擢南京祭酒累遷至工

部尚書穆宗立調禮部俱官陪京時子爌已爲祭酒遂致仕歸萬曆九年卒年七十有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僖子爌爌字貞恒庭機長子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景恭王就邸命爌侍講讀三遷國子祭酒自爌祖瀚父庭機三世爲祭酒前此未有也隆慶改元擢禮部右侍郎充日講官寇犯邊條上備邊七事改吏部調南京吏部署禮部事魏國公徐鵬舉廢長立幼爌持不可萬曆元年進工部尚書改禮部仍居南京名位一與父庭機等母喪去官服闋以庭機篤老侍養家居七年先父庭機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明代三世爲尚

書並得諡文林氏一家而已子世勤性篤孝芝生者三
枯篁復青御史上其事被旌烜字貞燿庭機次子也嘉
靖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廣西副使兄爌卒請
急歸養久之歷太僕少卿因災異極陳礦稅之害請釋
逮繫諸臣不報終南京工部尚書致仕林氏三世五尚
書皆內行修潔爲時所稱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預修英宗實錄性介特力學慕古講求經世務成化
九年校勘通鑑綱目上言綱目一書帝王龜鑑陛下命
重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爲致治資也今天下有太平

之形無太平之實因仍積習廢實徇名曰振綱紀而小人無畏忌曰勵風俗而縉紳棄廉恥飭官司而汙暴益甚恤軍民而罷敝益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命蠲免有詔而徵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舉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行而私撓日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不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垣被震城門示災不思竦動旋轉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則誠可憂也願陛下以古證今兢兢業業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不爲無用矣帝不能從時塞上有警條上備邊事宜請養兵積粟

收復東勝河套故疆又言今之邊將無異晚唐債帥敗則士卒受其殃捷則權豪蒙其賞且尅侵軍餉辦納月錢三軍方怨憤填膺孰肯爲國效命者語皆切時弊秩滿進侍講直經筵遭兩喪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起弘治初言者交薦以原官召修憲宗實錄三年擢南京國子祭酒上言六事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請進宋儒楊時而罷吳澄禮部尚書傅瀚持之乃進時而澄祀如故明年謝病去家居將十年薦者益衆會國子缺祭酒部議起之帝素重鐸擢禮部右侍郎管祭酒事屢辭不許時章懋爲南祭酒

兩入皆人師諸生交相慶居五年引疾歸鐸經術湛深
爲文章有體要兩爲國子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修
堂室擴廟門置公廨三十餘居其屬諸生貧者周恤之
死者請官定制爲之殮家居好周恤族黨自奉則布衣
蔬食正德五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文肅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會試第一歷編修閉
門自守不妄交人武宗立使安南却其餽正德二年遷
國子監司業累擢南祭酒尋改北鐸屢典成均教士切
實爲學不專章句士有假歸廢學者訓飭之悔過乃已
久之謝病歸嘉靖初以刑部尚書林俊薦用孝宗朝謝

鐸故事起南祭酒踰年復請致仕累徵不起卒諡文恪
鐸以德望重於時居鄉有盜掠牛馬或給云魯祭酒物
也舍之去大學士李東陽生日鐸爲司業與祭酒趙永
皆其門生也相約以二帕爲壽比檢笥亡有徐曰鄉有
饋乾魚者盍以此往詢諸庖食過半矣以其餘詣東陽
東陽喜爲烹魚置酒留二人飲極歡乃去永字爾錫臨
淮人與鐸同年進士亦官編修復與鐸相繼爲祭酒尋
遷南京禮部侍郎大學士楊一清重其才欲引以自助
乃爲他語挑之永正色曰可以纓冠污吾道乎遂請致
仕去人服其廉介

明史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三
贊曰明太祖時國學師儒體貌優重魏觀宋訥爲祭酒
造就人才克舉其職諸生啣命奉使往往擢爲大官不
專以科目進也中葉以還流品稍雜撥歷亦爲具文成
均師席不過爲儒臣序遷之地而已李時勉陳敬宗諸
人方廉清鯁表範卓然類而傳之庶觀者有所法焉

明史卷一百六十三終

明史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總裁員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纂修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鄒

緝

鄭維桓
柯暹

弋

謙

黃驥

黃

澤

孔友諒

范

濟

聊

讓

郭佑
華敏

胡仲倫
賈斌

左

鼎

練綱

曹

凱

許仕達

劉

煒

尚禡

單

宇

姚顯
楊浩

張

昭

賀楊

高

瑤

虎臣

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洪武中舉明經授星子教諭建文

時入爲國子助教成祖卽位擢翰林侍講立東宮兼左中允屢署國子監事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緝上疏曰陛下肇建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官蠶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旣遣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多派牟利而不

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
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
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
倉皇暴露莫知所適遷移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
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旣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
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污吏徧布
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卽是其人養活之
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間有廉彊
自守不事干媚者輒肆譏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
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

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至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驕傲橫恣閑遊往來此皆姦詭之人懼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買馬外蕃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馬至雖多類皆駑下責民牧養騷擾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害之大者漠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

不知來者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宜於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爲後日子孫患至宮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况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凡此數事皆下失民心上違天意怨讟之興實由於此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譴怒前有監生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者尚復拘繫竝乞重加湔洗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

百官全其廩祿拔簡賢才申行薦舉官吏貪贓蠹政者覈其罪而罷黜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所以保安寧社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且國家所恃以久長者惟天命人心而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後也書奏不省時三殿初成帝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下詔求直言及言者多斥時政帝不懌而大臣復希旨詆言者帝於是發怒謂言事者謗訕下詔嚴禁之犯者不赦侍讀李時勉侍講羅

汝敬俱下獄御史鄭維桓何忠羅通徐璐給事中柯暹
俱左官交趾惟緝與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楊復得無罪
是年冬緝進右庶子兼侍講明年九月卒於官緝博極
羣書居官勤慎清操如寒士子循宣德中爲翰林待詔
請贈父母帝諭吏部曰曩皇祖征沙漠朕守北京緝在
左右陳說皆正道良臣也其子之鄭維桓慈谿人永樂
十三年進士出知交趾南清州卒柯暹池州建德人由
鄉舉出知交趾驩州累官浙江雲南按察使

弋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言
事忤旨貶峽山知縣復坐事免歸仁宗在東宮素知謙

骨鯁及嗣位召爲大理少卿直陳時政言官吏貪殘政
事多非洪武之舊及有司誅求無藝帝多採納旣復言
五事詞太激帝乃不懌尚書呂震吳中侍郎吳廷用大
理卿虞謙等因劾謙誣罔都御史劉觀令衆御史合糾
謙帝召楊士奇等言之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然心感
超擢恩欲圖報耳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優容之帝乃不
罪謙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從容言陛下詔求直言
謙言不當觸怒外廷悚惕以言爲戒今四方朝覲之臣
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直言帝惕然曰
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自今當置之

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未幾帝以言事者益少復召
士奇曰朕怒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無言爾語諸
臣曰朕心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親降璽書遂令就
榻前書敕引過曰朕自卽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
未嘗不欣然聽納苟有不當不加譴訶羣臣所共知也
間者大理少卿弋謙所言多非實事羣臣迎合朕意交
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但免謙朝參而
自是以來言者益少今自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
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臣者懷自全之計退而默
默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

羣臣勿以前事爲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劾諱謙朝參如故時中官採木四川貪橫帝以謙清直命往治之擢謙副都御史賜鈔以行遂罷採木之役宣德初交趾右布政戚遜以貪淫黜命謙往代王通棄交趾謙亦論死正統初釋爲民土木之變謙布衣走闕下薦通及甯懋阮遷等十三人皆奇才可用衆議以通副石亨謙請專任通事遂寢廷臣以謙負重名奏留之亦不報景泰二年復至京疏薦通等不納罷歸未幾卒仁宗性寬大容直言謙以故得無罪反責呂震等而黃驥言西域事帝亦誚震而行其言驥全州人洪武中中鄉舉

爲沙縣教諭永樂時擢禮科給事中常三使西域仁宗
初上疏言西域貢使多商人假托無賴小人投爲從者
乘傳役人運貢物至京師賞賚優厚番人慕利貢無虛
月致民失業妨農比其使還多齎貨物車運至百餘輛
丁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辱驛官鞭夫隸無敢與較者
乞敕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王遣使入貢者許令來
京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人庶少甦至西域所產惟馬
切邊需應就給甘肅軍士其礪砂梧桐櫟之類皆無益
國用請一切勿受則來者自稀浮費益省帝以示尚書
呂震且讓之曰驥嘗奉使悉西事卿西人顧不悉邪驥

言是其卽議行後遷右通政與李琦羅汝敬撫諭交紐
不辱命使還尋卒

黃澤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擢河南左參政南陽多流
民拊循使復業嘗率丁役至北京周恤備至久之調湖
廣仁宗卽位入覲言時政多見采宣宗立下詔求言澤
上疏言正心恤民敬天納諫練兵重農止貢獻明賞罰
遠嬖倖汰冗官十事其言遠嬖倖曰刑餘之人其情幽
陰其慮險譎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
如飲醇酒不知其醉如噬甘腊不知其毒寵之甚易遠
之甚難是以古者宦寺不使典兵干政所以防患於未

萌也涓涓弗塞將爲江河此輩宜一切疎遠勿使用事
漢唐已事彰彰可監當成祖時宦官稍稍用事宣宗寢
以親幸澤於十事中此爲尤切帝雖嘉歎不能用也其
後設內書堂而中人多通書曉文義宦寺之盛自宣宗
始宣德三年擢浙江布政使復上言平陽麗水等七縣
銀冶宜罷并請盡罷諸坑冶語甚切帝歎息曰民困若
此朕何由知遣官驗視酌議以聞澤在官有政績然多
暴怒鹽運使丁鉉不避道撻之爲所奏巡按御史馬謹
亦劾澤九載秩滿自出行縣斂白金三千兩償官物且
越境過家遂逮下獄正統六年黜爲民初澤奏金華台

州戶口較洪武時耗減而歲造弓箭如舊乞減免下部
議得允而澤已罷官踰月矣孔友諒長洲人永樂十六
年進士改庶吉士出知雙流縣宣宗初上言六事一曰
守令親民之官古者不拘資格必得其人不限歲月使
盡其力今居職者多不知撫字之方而廉幹得民心者
又遷調不常差遣不一或因小事連累朝夕營治往來
道路日不暇給乞敕吏部擇才望素優及久歷京官者
任之諭戒上司毋擅差遣假以歲月責成治効至遠缺
佐貳多經裁減獨員居職或遇事赴京多委雜職署事
因循苟且政令無常民不知畏今後路遠之缺常留一

正員任事不得擅離庶法有常守二曰科舉所以求賢
必名實相副非徒誇多而已今秋闈取士動一二百人
弊旣多端僥倖過半會試下第十常八九其登第者實
行或乖請於開科之歲詳核諸生行履孝弟忠信學業
優贍者乃許入試庶浮薄不致濫收而國家得真才之
用三曰祿以養廉祿入過薄則生事不給國朝制祿之
典視前代爲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
官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育與
道路往來費安所取資貪者放利行私廉者終窶莫訴
請敕戶部勘實天下糧儲以歲支之餘量增官俸仍令

內外風憲官採訪廉潔之吏重加旌賞則廉者知勸貪者知戒四曰古者賦役量土宜驗丁口不責所無不盡所有今自常賦外復有和買採辦諸事自朝廷視之不過令有司支官錢平買而無賴之輩關通吏胥壟斷貨物巧立辨驗折耗之名科取數倍姦弊百端乞盡停採買減諸不急務則國賦有常民無科擾其二事言汰冗員任風憲言者多及之不具載宣德八年命吏部擇外官有文學者六十八人試之得友諒及進士胡端禎等七人悉令辦事六科居二年皆授給事中惟友諒未授官而卒

范濟元進士洪武中以文學舉爲廣信知府坐累謫戍興州宣宗卽位濟年八十餘矣詣闕言八事其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統鈔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新陳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內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稅雜課若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趨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

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偽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其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爲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修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憊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其三曰兵不在多在於堪戰比者多發爲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數

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
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
用其四曰民病莫甚於勾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
差軍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
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脅里甲恣爲姦私無丁之
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
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賄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
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衛
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謀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
貫姓名勾取送衛則差人騷擾之弊自絕其五曰洪武

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爲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隰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轉餉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其六四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較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弘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爲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爲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爲生徒訓

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磨礱砥礪使其
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
無難矣其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
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以復讎唐太宗禦突厥於便
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誇
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然命將欲清沙漠旣以
餽運不繼旋即頒師遂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
谷口選將練兵扼險以待內修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
興學校罪貪吏徙頑民不數年間朶兒只巴獻女伯顏
帖木兒乃兒不花等相繼擒獲納哈出亦降此專務內

治不勤遠畧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母以窮兵黷武爲快母以犁庭掃穴爲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於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絕傷痍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無天闕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國祚靈長於萬年矣其八曰官不在衆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爲州以州爲縣繼又裁併小縣之糧不及俸者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姦弊叢生詐僞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

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
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竝依洪
武中員額冗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
大治矣奏上命廷臣議之尚書呂震以爲文辭冗長且
事多已行不足采帝曰所言甚有學識多契朕心當察
其素履以聞震乃言濟故元進士曾守郡坐事成邊帝
曰惜哉斯人令久淹行伍今猶足用震曰年老矣帝曰
國家用人正須老成但不宜任以繁劇乃以濟爲儒學
訓導

聊讓蘭州人肅府儀衛司餘丁也好學有志尚明習時

務景帝嗣位懲王振蒙蔽大闢言路吏民皆得上書言
事景泰元年六月讓詣闕陳數事其畧曰邇歲土木繁
興異端盛起番僧絡驛汚吏縱橫相臣不正其非御史
不劾其罪上下蒙蔽民生凋瘵狡寇犯邊上皇播越陛
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能一新政治乎昔宗岳
爲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鎮邊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光
居相位強鄰戒勿犯邊今文武大臣之有威名德望者
宜使典樞要且延訪智術才能之士布滿朝廷則也先
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還矣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
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陰盛陽微謫見天地望陛

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得預政遏小人俾不得居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天下治亂在君心邪正田獵是娛宮室是侈宦寺是狎三者有一足蠱君心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宮妾自能革奢靡戒遊佚而心無不正矣堯立謗木恐人不言所以聖秦除諛法恐人議已所以亡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則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臣下無所顧忌而言無不盡矣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恒念是言而審察之書奏帝頗嘉納之後四年讓登進士官知縣卒景泰二年監生郭佑亦上書

言兵事畧曰逆寇犯順上皇蒙塵此千古非常之變百世必報之讎也今使臣之來動以數千務驕蹇責望於我而我乃隱忍姑息致賊勢日張我氣日索求和與和求戰與戰是和戰之權不在我而在賊也願陛下結人心親賢良以固國本廣儲蓄練將士以壯國氣正分定名裁之以義如桀驚侵軼則提兵問罪使大漠之南不敢有匹馬闌入乃可保百年無虞不然西北力罷東南財竭不能一日安枕矣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寧行之如故農工商販之徒不較賢愚惟財是授驕親戚誇鄉里長

非分之邪心贓污吏罷退爲民欲掩閭黨之恥納粟納
草冠帶而歸前以冒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
殘重名爵況天下統一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舉
措如此是以空乏啟寇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又有胡
仲倫者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也緣事入都會上皇北
狩也先欲妻以妹上皇因遣廣寧伯劉安入言於帝仲
倫上疏爭之言今日事不可屈者有七降萬乘之尊與
諧婚媾一也敵假和議使我無備二也必欲爲姻驕尊
自大三也索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爲名乘機入
犯五也逼上皇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

也稍從其一大事去矣曩上皇在位王振專權忠諫者
死鯁直者戍君子見斥小人驟遷章奏多決中旨黑白
混淆邪正倒置閩浙之寇方殷瓦刺之釁大作陛下宜
親賢遠姦信賞必罰通上情達下志賣國之姦無所投
隙倉卒之變末由發機朝廷自此尊天下自此安矣帝
嘉納焉又有華敏者南京錦衣衛軍餘也意氣慷慨讀
書通大義憤王振亂國與儕輩言輒裂眦怒詈景泰三
年九月上書曰近年以來內官袁琦唐受喜寧王振專
權害政致國事傾危望陛下防微杜漸總攬權綱爲子
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牆曹節侯覽之害復見於今

日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以虐軍害民十事爲陛下痛切言之內官家積金銀珠玉累室兼簾從何而至非內盜府藏則外朘民膏害一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籍之子縱橫豪悍任意作奸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賦稅寄戶郡縣不受征徭阡陌連亘而民無立錫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而售人倍支鉅萬壞國家法豪奪商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倚勢賒買恃強不償行賈坐斂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

軍匠名爲伴當俾辦月錢致內府監局營作乏人工役
煩重并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買置物料所司畏懼以一
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
不勝怨酷害十也章下禮部寢不行又有賈斌者商河
人山西都司令史也亦疏言宦官之害引漢桓帝唐文
宗宋徽欽爲戒且獻所輯忠義集四卷採史傳所記直
諫盡忠守節之士而宦官恃寵蠹政可爲鑒戒者附焉
乞命工刊布禮部以其言當乞垂鑒納不必刊行帝報
聞

左鼎字周器永新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都御史王文

以御史多闕請會吏部於進士選補帝從之尚書王直
考鼎及白圭等十餘人曉諳刑名皆授御史而鼎得南
京尋改北巡按山西時英宗北狩兵荒洊臻請蠲太原
諸府稅糧停大同轉餉夫以蘇其困也先請和抗言不
可尋以山東河南饑遣鼎巡視民賴以安律官吏故勘
平人致死者抵罪時以給事中于泰言悉得寬貰鼎言
小民無知情貸可也官吏深文巧詆與故殺何異法者
天下之公不可意爲輕重自是論如律景泰四年疏言
瓦剌變作將士無用由軍政不立謂必痛懲前弊乃今
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民

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能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爲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贖骯髒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而爲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各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鎮守夫今之巡撫鎮守卽曩之

方面御史也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邪至御史遷轉太驟當以六年爲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治人巡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皆當慎擇而久任之帝頗嘉納未幾復言國家承平數十年公私之積未充一遇軍興抑配橫徵鬻官市爵率行衰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計者過也臣請痛抑末技嚴禁遊惰斥異端使歸南畝裁冗員以省虛糜開屯田而實邊料土伍而紓饒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務農重粟爲本而躬行節儉

以先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倘忽不加務任掊克聚斂之臣行朝三暮四之術民力已盡而征發無已民財已竭而賦斂日增苟紓目前之急不恤意外之虞臣竊懼焉章下戶部尚書金濂請解職帝不許鼎言亦不盡行踰月以災異偕同官陳救弊恤民七事末言大臣不乏奸回宜黜罷其尤用清政本帝善其言下詔甄別而大臣辭職竝慰留給事中林聰請明諭鼎等指實劾奏鼎聰等乃共論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侍郎張敏通政使李錫不職狀錫罷文淵致仕鼎居官清勤卓有聲譽御史練綱以敢言名而鼎尤善爲章

奏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憚之鼎出
爲廣東右參政會英宗復位以郭登言召爲左僉都御
史踰年卒練綱字從道長洲人祖則成洪武時御史綱
舉鄉試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郕王監國上中興八策
也先將入犯復言和議不可就南遷不可從有持此議
者宜立誅安危所倚惟于謙石亨當主中軍而分遣大
臣守九門擇親王忠孝著聞者令同守臣勤王檄陝西
守將調番兵入衛帝悉從之綱有才辨急功名都御史
陳鎰尚書俞士悅皆綱同里念綱數陳時政有聲且畏
其口遂薦之授御史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巡視兩淮

鹽政駙馬都尉趙輝侵利劾奏之三年冬偕同官應詔
陳八事竝允行亡何復偕同官上言吏部推選不公僥
情高下請置尚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耀於理尚書王
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爲文耀等所罔均宜按問帝
雖不罪終以綱等爲直明年命出贊延綏軍務自陳名
輕責重乞授僉都御史帝曰遷官可自求耶遂寢其命
初京師戒嚴募四方民壯分營訓練歲久多逃或赴操
不如期廷議編之尺籍綱等言召募之初激以忠義許
事定罷遣今展轉輪操已孤所望況其逃亡實迫寒餒
豈可遽著軍籍邊方多故倘更召募誰復應之詔卽除

前令五年巡按福建與按察使楊珏互訐俱下吏謫珏
黃州知府綱邠州判官久之卒

曹凱字宗元益都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磊
落多壯節英宗北征諫甚力且曰今日之勢大異澶淵
彼文武忠勇士馬勁悍今中貴竊權人心玩愒此輩不
惟以陛下爲孤注卽懷愍徽欽亦何暇恤帝不從乘輿
果陷凱痛哭竟日聲徹禁庭與王竑共擊馬順至死景
泰中遷左給事中林聰劾何文淵周旋詔宥之凱上殿
力諍二人遂下吏時令輸豆得補官凱爭曰近例輸豆
四千石以上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乃令之

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
有功者必相謂曰吾以捐軀獲此彼以輸豆亦獲此是
朝廷以我軀命等於荏菽其誰不解體乞自今惟令帶
俸不得任事傳襲文職則止原籍帶俸帝以爲然命已
授者如故未授者悉如凱議福建巡按許仕達與侍郎
薛希璉相訐命凱往勘用薦擢浙江右參政時諸衛武
職役軍辦納月錢至四千五百餘人以凱言禁止鎮守
都督李信擅募民爲軍糜餉萬餘石凱劾奏之信雖獲
宥諸助信募軍者咸獲罪在浙數年聲甚著初凱爲給
事常劾武清侯石亨亨得志修前憾謫凱衛經歷卒許

仕達歎人正統十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元年四月上疏言災沴數見請帝痛自修省帝深納之未幾復請於經筵之餘日延儒臣講論經史帝亦優詔褒答巡按福建劾鎮守中官廖秀下之獄秀訐仕達下鎮守侍郎薛希璉等廉問會仕達亦劾希璉貪縱乃命凱及御史王豪往勘還奏兩人互有虛實而耆老數千人乞留仕達給事中林聰閩人也亦爲仕達言乃命留任且敕希璉勿構卻仕達厲風紀執漳州知府馬嗣宗送京師大理寺劾其擅執帝以執贓吏不問期滿當代耆老詣闕請留不許未幾卽以爲福建左參政天順中歷山東貴州左

右布政使

劉煒字有融慈谿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刑科給事中副都御史周銓以私憾撻御史諸御史范霖楊永與尚褫等十人共劾銓煒與同官盧祥等復劾之銓下詔獄亦訐霖永及煒祥等王振素惡言官盡逮下詔獄霖永坐絞後減死他御史或戍或謫煒祥事白留任而銓已先瘐死煒累進都給事中景泰四年戶部以邊儲不足奏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之誥敕煒等言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溺酒色廉恥不立者非止贓罪已也賜之誥敕以何爲辭若但褒其納米則是

朝廷詔敕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此由尚書
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帝立爲己之山東歲歉戶部
以尚書沈翼習其地民瘼請令往振及往初無方畧煒
因劾翼且言其地已有尚書薛希璉少卿張固鎮撫又
有侍郎鄒幹都御史王竑振濟而復益之以翼所謂十
羊九牧乞還翼南京戶部而專以命希璉等從之平江
侯陳豫鎮臨清事多違制煒劾之豫被責讓明年都督
黃玠以易儲議得帝眷奏求霸州武清縣地煒等抗章
言玠本蠻獠遽蒙重任怙寵妄干乞地六七十里豈盡
無主者請正其罪帝宥玠遣戶部主事黃岡謝杲往勘

還奏果民產戶部再請罪玠帝卒宥焉景官至貴州巡撫以清慎稱煒天順初出爲雲南參政改廣東分守惠潮二府潮有巨寇招之不服會兵進勦誅其魁改涖南韶會大軍征兩廣以勞瘁卒官尚褫字景福羅山人正統四年進士除行人上書請毋囚繫大臣擢南御史以劾周銓下獄與他御史皆謫驛丞得雲南虛仁驛景泰五年冬因災異上書陳數事中言忠直之士冒死陳言執政者格以條例輕則報罷重則中傷是言路雖開猶未開也釋教盛行誘煽輦俗由掌邦禮者畏王振勢度僧多至此宜盡勒歸農章下禮部尚書胡濙惡其刺已

悉格不行量移豐城知縣爲邑豪誣構繫獄尋得釋成
化初大臣會薦擢湖廣僉事初有詔荆襄流民許所在
附籍都御史項忠復遣還鄉督甚急多道死褫憫之陳
牒巡撫吳琛請進止琛以報忠忠怒劾中朝知其意
在卹民卒申令流民聽附籍不願乃遣還鄉褫爲僉事
十年所司上其治行賜誥旌異致仕卒

單宇字時泰臨川人正統四年進士除嵯縣知縣馭吏
嚴吏欲誣奏宇宇以聞坐不并上吏奏逮下獄事白調
諸暨遭喪服除待銓京師適英宗北狩宇憤中官監軍
諸將不得專進止致喪師疏請盡罷之以重將權景帝

不納初王振佞佛請帝歲一度僧其所修大興隆寺日役萬人糜帑數十萬閔麗冠京都英宗爲賜號第一叢林命僧大作佛事躬自臨幸以故釋教益熾至是宇上書言前代人君尊奉佛氏卒致禍亂近男女出家累百千萬不耕不織蠶食民間營銷銅鐵以鑄兵仗罷遣僧可勝紀請撤木石以建軍營銷銅鐵以鑄兵仗罷遣僧尼歸之民俗庶皇風清穆異教不行疏入爲廷議所格復知侯官而咸陽姚顯以鄉舉入國學亦上言曩者修治大興隆寺窮極壯麗又奉僧楊某爲上師儀從侔王者食膏粱被組繡藐萬乘若弟子今上皇被留賊庭乞

令前赴瓦剌化諭也先誠能奉駕南還庶見護國之力
不然佛不足信彰彰矣當景泰時廷臣諫事佛者甚衆
帝卒不能從而中官興安最用事佞佛甚於振請帝建
大隆福寺嚴壯與興隆竝四年三月寺成帝尅期臨幸
河東鹽運判官濟寧楊浩切諫乃止宇好學有文名三
爲縣咸以慈惠聞居侯官久之卒顯後爲齊東知縣移
武城公廉剛正用巡撫翁世資薦擢太僕丞浩初以鄉
舉入國學除官未行遂抗疏聲譽籍甚累官右副都御
史巡撫延綏

張昭不知何許人天順初爲忠義前衛吏英宗復辟甫

數月欲遣都指揮馬雲等使西洋廷臣莫敢諫昭聞之上疏曰安內救民國家之急務慕外勤遠朝廷之末策漢光武閉關謝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皆深知本計者也今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絕食逃竄妻子衣不蔽體被薦裹蓆鬻子女無售者家室不相完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已成市嚮此可爲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費益以府庫之財急遣使振卹庶饑民可救奏下公卿博議言雲等已罷遣宜籍記所市物俟命帝命姑已之天順三年秋建安老人賀煬亦上書論時事言今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逮滿九載年幾七十苟且貪污

宜擇年富有才能者其下僚及山林抱德士亦當推舉
景泰朝錄先賢顏孟程朱子孫授以翰林博士俾之奉
祀然有官無祿宜班給以昭崇儒之意黃幹劉燾蔡沈
真德秀配祠朱子亦景泰間從僉事呂昌之請然未入
祝辭宜增補預備義倉本以振貧民乃豪猾多冒支不
償致廩庾空虛乞令出粟義民各疏里內饑民同有司
散放未幾又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而師儒
鮮積學草野小夫資緣津要初解兔園之冊已廁鶚薦
之羣及受職泮林猥瑣貪饗要求百故而授業解惑莫
措一詞生徒亦往往玩愒歲月佻達城闕待次循資濫

升太學侵尋老耄倖博一官但厯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選人材日陋士習日非矣帝善其言下所司行之

高瑤字庭堅閩縣人由鄉舉爲荊門州學訓導成化三年五月抗疏陳十事其一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陛下方在東宮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元元樂業厥功不細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濟祀未稱典禮望特敕禮官集議追加廟號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至十二月始奏

追崇廟號非臣下敢擅議惟陛下裁決而左庶子黎淳力爭謂不當復且言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爲不明一陷陛下於不孝臣以謂瑤此舉非欲尊郕王特爲羣邪進用階必有小人主之者帝曰景泰往過朕未嘗介意豈臣子所當言淳爲此奏欲獻諂希恩耶議遂寢然帝終感瑤言久之竟復郕王帝號瑤後知番禺縣多異政發中官韋眷通番事沒其貲鉅萬於官眷憾甚誣奏於朝瑤及布政使陳選俱被逮士民泣送者塞道瑤竟謫戍永州釋還卒黎淳華容人天順元年進士第一官至南京禮部尚書頗有名譽其與瑤爭郕王廟號也

專欲阿憲宗意至以昌邑更始比景帝爲士論所薄當
成化時言路大阻給事御史多獲譴惟瑤以卑官建危
議卒無罪時皆稱帝盛德云又有虎臣者麟遊人成化
中貢入太學上言天下士大夫過先聖廟宜下輿馬從
之省親歸會陝西大饑巡撫鄭時將請振臣齎奏行陳
饑歉狀詞激切大獲振貸已上言臣鄉比歲災傷人相
食由長吏貪殘賦役失均請敕有司審民戶編三等以
定科徭從之孝宗踐阼將建棕棚萬歲山備登眺臣抗
疏切諫祭酒費閭懼禍及銀鐙繫臣堂樹下俄官校宣
臣至左順門傳旨慰諭曰若言是棕棚已毀矣閭大慚

臣名遂聞都下頃之命授七品官乃以爲雲南磻嘉知縣卒官

贊曰明自太祖開基廣闢言路中外臣寮建言不拘所職草野微賤奏章咸得上聞沿及宣英流風未替雖升平日久堂陛深嚴而逢掖布衣刀筆掾史抱關之冗吏荷戈之戍卒朝陳封事夕達帝闈採納者榮顯其身報罷者亦不之罪若仁宗之復弋謙朝參引咎自責卽懸輶設鐸復何以加以此爲招宜乎忼慨發憤之徒扼腕而談世務也英景之際實錄所載不可勝書今掇其著者列於篇迨憲宗季年闡尹擅朝事勢屢變別自爲卷

得有考焉

明史卷一百六十四終